

江南才子程滄波

●王道平

自幼聰穎出類拔萃

程中行，字滄波以字行，新聞界前輩有江南才子之稱，才氣縱橫，下筆千言倚馬可待，對國家社會貢獻至鉅，茲值其百齡冥誕，擇要說明，敬請中外讀者指教。

程氏自江蘇武進冠英高等小學畢業後，他的父親程景祥命其執贄於同邑名進士錢名山之門，時年最幼，好學強記，穎悟冠冕，國學基礎，由此奠定。嗣就讀南洋中學及聖約翰大學，畢業於復旦大學，成績均列前茅。在學期間，常在各報發表文章，尤長於時事評論。是時陳布雷即賞識其文才，於大學畢業後，推荐為時事新報主筆，乃其從事新聞事業之始。迨民國十年，先生留英在倫敦大學政治經濟學院深

造，對英國政黨政治有深刻之研究。回國後，於民國二十年任立法委員及中央政治會議秘書，次年復任中央日報首任社長，為戰前宣揚政令，啟迪民智，提振愛國衛國士氣，奠定基礎。時共黨陳獨秀發表言論，南北論壇多有應和，程氏在中央日報以「今日中國之國家與政府」為題，嚴加駁斥，以正社會人士視聽，極得輿論界之讚譽。

縱橫議壇克盡言責

自七七抗戰發生，程氏代表政府赴日內瓦參加九國公約會議，在會中義正辭嚴，譴責日本軍閥之侵華暴行，獲得參加各國代表熱烈掌聲。

程氏再度赴英留學，翌年返國，時中央日報已隨國府遷至重慶，程氏辭社長職

，國府特任監察院秘書長，不久，兼任中央宣傳部副部長，抗戰勝利後，當選中國國民黨第六屆中央委員，政府特派為江蘇監察使，負責江蘇南京上海監察任務。同時奉派為上海新聞報社特派員，嗣改稱社長。其間曾赴日內瓦參加國際新聞工作自由會議，返國後，積極倡導新聞言論自由。民國三十七（一九四八）年政府實施憲政，程氏當選立法委員，縱橫議壇，克盡言責。由於其對黨國貢獻，膺聘為中國國民黨中央評議委員。在教學方面，歷任上海復旦大學、南京中央大學、政治大學、台灣師範大學、東吳大學等教授，桃李滿天下，其中頗多新聞傑出人才。

自許為陳布雷知音

程氏一生受陳布雷影響甚大，自許為

其「知音」，陳布雷二十餘年輔佐元首，文告皆出其手筆，惟歷史上最重者二篇文告，一為蔣委員長於民國二十六年七月十七日召開廬山第二次談話會議，對廬溝橋事件之嚴重表示。一為民國三十八年一月二十一日蔣中正總統之引退文告，均由程氏執筆，廬山談話與蔣總統第二次引退，均關係我民族存亡與國家之延續，為中華民國重要文獻，有歷史價值。茲將該二篇文告中精闢辭句節錄於後：(1)對廬溝橋事件，「和平未至完全絕望，決不放棄和平，犧牲未到最後關頭，決不輕言犧牲」，

「如果戰端一開，那就是地無分南北，人無分老幼，無論何人皆有守土之責，皆應抱定犧牲一切之決心」。最後「我們希望和平，而不求苟安，準備應戰，而決不求戰」等語，此篇文告，係程氏遵照蔣委員長當時指示，在三小時之內草擬完成，文筆敏捷可見，不久，蔣委員長將此文改為告全國軍民書，昭告於全世界，當年原稿，現陳列於台北市中正紀念堂中。(2)蔣中正總統引退文告，係當時強敵中共虎踞對江，蔣總統為彌戰銷兵，解人民倒懸於萬一，乃決心引退，文中嘗云：「假令共黨由此覺悟，罷戰言和，拯救人民於水火，

保持國家之元氣，使領土主權克臻完整，歷史文化不受摧殘，人民生活與自由確有保障，在此項原則之下，以致和平之功，此固中正馨香祝禱以求者也」，上列二文告，字字鏗鏘，句句發人深省，可稱不朽之作。

文如其字字如其人

程氏對新聞自由之爭取與維護，及新聞道德之倡導，不遺餘力，在主持新聞評議委員會主任委員時，通過「中華民國報業道德規範」，「中華民國無線電道德規範」，「中華民國電視道德規範」三種。並一再呼籲同業新聞自律，報導新聞要能「自我抑制」，因程氏推展新聞自律有功，於民國七十七年獲中央頒發實踐一等獎章。

程氏於詩文外，兼擅書法，尤其行書，渾灑自如，卓然成家，歷任書法學會理事長，曾率團參加日本東京舉行之中華民國書法展，並演講「書法之傳統與現代」。

程氏發表文章，不計其數，惟多數散失，著有「國家主義之歷史觀」、「土耳其革命史」、「民族革命史」、「時論集

」、「歷史文化及人物」、「滄波文選」、「滄波文存」等書，可稱著作等身。浙江才子阮毅成稱其文「擲地有聲」，名家陶希聖認為其著作：「文如其字，字如其人」。

嫉惡如仇是非分明

程氏一生好學不倦，以一代文豪稱之並不為過，由於其書生本色，畢生嫉惡如仇，是非分明，不作鄉愿，有人認為其「恃才傲物」，胡健中先生曾言：世之不知滄波者，每視其為恃才傲物。黃膺白（黃郭）先生日記中亦有是言，實則程氏特立獨行，有所為，有所不為，與人不同。

程氏生活規律，居有定時，習外丹功有年，體健神清。嗣因年邁患心臟病，診治無效，於民國七十九年七月廿一日逝世，享壽八十有八。曾榮獲蔣中正總統明令褒揚，全文稱：「立法院立法委員程滄波，志慮忠純，才猷卓敏，早年從事新聞工作，歷任主筆、社長，文筆健勁，勵眾匡時，嗣參與制憲，任立法院起草委員、制憲國民大會代表，輔助制定憲法，厥功至偉。迨行憲膺選為立法委員，復多建白，比（近）年以老成宿望，為新聞界公推任

新聞評議會主任委員，釐訂規範，倡導自律，貢獻良多。茲聞溘逝軫悼殊深，應予明令褒揚，以表遺徽。」最後摘錄程滄波手撰「復旦大學誌」以供中外學人參閱：

附錄：

程滄波撰

復旦大學誌

——復旦復旦復旦，巍巍學府文章
煥；學術獨立，思想自由，政羅教網無羈絆；無羈絆，前程遠，向前向前向前進展；復旦復旦復旦，日月光華同燦爛。

這是復旦大學的校歌。四十年來在復旦大學、附屬中學、實驗中學、及附屬小學，千百成群的男女學生口中高唱或低吟過。這一首校歌，在上海徐家匯、江灣的會堂中、在長江到廬山的水程中、在湘黔公路到四川的長征中、在貴陽、在重慶、在抗戰遷校的過程中，曾經千百成群的復旦同學引吭高歌。這一首校歌，在全國各地復旦同學會，在全世界各大城市復旦同學會集會時，更是年年節節在多少復旦男女同學口中高唱著。這首校歌對復旦學生是含有偉大的感召力量。復旦大學的性質

，復旦大學的精神，在這首校歌中，完全可以表達出來。從這首校歌詞中，我們可以認識復旦不是近代中國的所謂「洋學堂」，而是一座東方古代學府的復興。更可以體會復旦也不是筮舊復古的「書院」，而是富具西方近代文明的一座嶄新學府。在復旦遷校到重慶第一次舉行畢業典禮中，勝利後在江灣復校，我曾將校歌中，「學術獨立，思想自由，政羅教網無羈絆。」這三句話，反覆講述。復旦五十年的歷史，建築在這三個特點，就是近代西方文明的精華。也就是自由世界與共產世界的分水嶺。五十年來受過復旦教育的人，都會唱這首校歌，也都能尊重校歌中這三句歌詞的意義。我們今天向社會介紹復旦大學，只須提出這首校歌，對復旦的精神形骸，不難窺見全貌。

復旦的創立，在前清光緒三十一年乙巳（一九〇五年）。復旦創立的前二年，上海震旦學院因宗教課程發生學潮，當時震旦學院的創辦人兼校長為馬相伯先生，震旦的校地，完全由馬先生捐助。當時馬先生雖已脫離做神父，然與天主教關係甚深。宗教課程是當時法國教士與學生間爭執的一個焦點，因為一部分學生不滿強迫

接受宗教課程，因而發生學潮，至於散學。馬相伯先生雖為震旦的校長，但他是同情學生，並且極力維護學生。一部分學生因學潮而散學，馬先生也同時脫離震旦。震旦退學的學生，在馬先生領導勉勵之下，決定籌組一相等的學校，公推于右任、葉仲裕、沈步洲、張軼歐、王公俠等七人為籌備委員，但諸籌備委員中，不久沈步洲去歐洲、張軼歐去美、王公俠去比。實際負責的籌備人，只餘于右任、葉仲裕兩先生。一切就商於馬先生，中間奔走經營，達兩年之久，殆於乙巳（一九〇五）年八月開學。據于右任先生的回憶，復旦開辦時，葉仲裕先生奔走最力，因為葉先生是浙江望族，他的父親是當時河南省鄭州道。因為他的家世與社會關係，所以能在兩年中得著各方的助力，尤其得著當時兩江總督周馥准撥上海吳淞鎮提督行署為校址。使學校得以創設。乙巳（一九〇五）年開學以前，當時震旦退學同學回想退學時的痛苦，大家集議學校命名，于右任先生建議用「復旦」兩字，表示不忘「震旦」之舊，更含復興中華的意義。這一個建議，立時為全體同學所接受。校長馬相伯先生也是當時同學所推舉。當時學校編制